



CHEET
爱情
宠儿

(英) 安娜·戴维斯◎著
Anna Davis
李娟◎译

脚踩两条船，只能算入门级别。

周一到周五，每天有不同的情人，双休日还可以自由安排，那才叫艺术。

中國華僑出版社

CHEET
爱情
宠儿

(英)安娜·戴维斯◎著
Anna Davis
李娟◎译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宠儿 / (英) 戴维斯著; 李娟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113-2247-0

I. ①爱… II. ①戴…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0321号

● 爱情宠儿

著 者 / (英) 安娜·戴维斯

译 者 / 李 娟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忆 昔

特约编辑 / 牛晓婧

封面设计 / 弘文馆·马顾本

版式设计 / 弘文馆·李 玲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70mm × 640mm 1/32 印张 / 11.5 字数 / 250千字

印 刷 /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版 次 /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247-0

定 价 / 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Part1 星形生活 / 1
- Part2 梦中的颜色 / 103
- Part3 鳄鱼 / 201
- Part4 电眼男，电眼男 / 251
- Part5 海星 / 337

Part1
星形生活

1

我喜欢夜间出没。披着夜色，开车上路，活力十足。现在是凌晨四点三十四分，我正驰骋在西敏斯特，车在河边行驶，一路上都开着窗，凉风拂面，甭提多惬意。手指和着心中的节奏在方向盘上轻快地敲击着，不知道是什么鬼调子，说不准只是我春心荡漾、心猿意马罢了。出租车后座上坐着两个男人。一个一直在后视镜中和我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捕捉我的眼神，他那贼眼一闪一闪的，亮得像黑夜中的萤火虫似的，不停地放电，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心中想：再看，老娘骂你个狗血淋头。另一个则呼呼大睡，不省人事。他那寸毛不生的光头耷拉着，嘴巴张得贼大，活似高尔夫球场上的空洞，从他嘴里掉出来的哈喇子沿着脖子一路狂奔，看得我的胃像被棒子搅拌了一样翻江倒海。

“你都是开夜车吗？”

电眼男问。这名字绝对与他本人差得离谱。

“是啊。”

“那多危险啊。我是说，一个女孩子夜里独自出门，而且还貌美如花的……你经常麻烦缠身吧？”

说着，他又开始眨眼放电。我坚决不看后视镜，我不想鼓励他和我进行没必要的对视，但是听他声音我知道这家伙在偷笑。

“姐姐我打遍天下无敌手。”敲山震虎，这小子还算识相，他嘴巴上的拉链算是暂时拉上了。他应该是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靠在了座位上。

有那么一会儿，天地间一片宁静，只剩下我和交通灯，但很快他嘴上的拉链又拉开了：“社会生活的害群之马。”

我靠，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不成是卖弄风情的美容师？我如果换个话题问他今年要去哪里度假，没准他会乐得屁颠屁颠的。

“嘿，我说，你结婚了还是……”他试探性地问。

“还是怎么样？”

“我已婚。”他自顾自地说，身子探向前挨近了将我们隔开的有机玻璃屏幕，心情大好。他大概想把我的出租车当成倾诉室吧。这是常有的事。女出租车司机会遭遇几大危险，这是其中之一。“她有一个很大的鼻子，看起来有点儿像种马，但是蛮讨人喜欢的。是一匹良驹。”

出于礼貌，我嘟囔了一句算是回答，其实我自己都没听清说了什么。那个醉鬼鼾声如雷，我真担心他会被自己的舌头噎死。

“三年前她抛弃了我，是在圣诞节。我们原定平安夜一起飞夏威夷度假的，但是我下班回来，她却走了……”现在是没法堵住他的嘴了。闸门一开，如黄河泛滥，滔滔不绝。“因为她发现我出轨。”

我在心里默念了十遍“万福玛丽亚”，二十遍“上帝，我的父啊”，然后才开口问：“那么，你就改带女朋友去夏威夷了？”

“她也抛弃我了。她发现我有老婆。”

“活该。”没那本事，就别动歪脑筋呀。

“后来我把飞机票送给隔壁的一对夫妇了。他们玩得很开心。”

我们沿着京士路一路胡侃，然后朝左拐上了洛兹路，沿途经过几家拍卖行和魅力十足的旧货店。

“伙计，直接开到头吗？”

“对。这里有点私家路。我会指导你在哪里停车。”

我不明白有钱人干吗要到奇尔希港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居住。甚至在最繁华的时候，这里也有一半的房子空着养老鼠。我想，也只有喜欢靠水、计划某天退休开豪华的私家快艇去佛罗里达安享晚年的闷葫芦才会喜欢这种死气沉沉的鬼地方。

电眼男指导我把车开到一条小巷里。这里离海港仅几码之遥，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四轮，宝马和莲花争奇斗妍，搞得像万国车展似的。我停下车，把打表指给他看，15.40英镑。看样子他似乎要狠K我一顿，因为我舍近求远选了一条慢路，这叫生财有道。转而，他改变了心意。我听到他喃喃自语：“噢，无所谓啦。”他对着醉鬼耳边叫着并轻轻地摇晃他。“亨利，亨利，醒醒。”

光头酒鬼居然和我爸同名，真是便宜他了。亨利像尸体一样没反应。

电眼男从钱包里掏出二十英镑，塞到亨利软塌塌的死人似的手里。“亨利！”他又叫了一次，这次是对准他耳朵，像唱美声似的中

气十足，叫得那是惊天地泣鬼神，无奈亨利的耳膜密不透风。“瞧，伙计，这里有二十英镑。我要走了。”

“门儿都没有。”就在电眼男要开车门时，我一脚踩住制动并把车上上了锁，“你不能把他丢在我车里。不管死的活的，你都得带走他。”

“噢，别这样，亲爱的。”他故作哀求状。很显然，他不要这位亨利玷污他临海的阔气公寓。“他住在水晶宫。听我说，你把他送那儿去，我给你三十英镑如何？他不会惹麻烦的。”

我可不吃这一套。“请把他拖出去。我喜欢赚活人的钱。”

他轻声笑了，眼睛闪得我眼花。“他没有失去知觉。他不过是睡死了。”

“那么，劳烦你把他弄醒吧。”

“亨利！”电眼男这次像摇摇钱树似的把他摇得前仰后合的，亨利还在那兀自装尸体，被摇得像风中的柳絮，他对着这可怜又可恨的酒鬼雷霆般咆哮。“亨利，醒醒，你这该死的老酒鬼！”叫得像牲口似的。

亨利的脑袋突然猛地往上一抬，他的漏斗嘴“啪”一声合上了，活似吊桥。他的眼睑抖动开了，露出充血的眼白和呆滞的瞳孔。他的皮肤像死人一般发灰。在山洪暴发之前，有一瞬间我看到了蛛丝马迹，可悲的是，我没来得及火速采取措施，他的下巴突然像乌龟似的从缩着的领子里往前一伸，吊桥又哗啦啦地落下了，一声巨响，介乎打嗝和呻吟之间，粉红色呕吐物飞溅而出，哗啦啦地冲到地板和车座上，撞击着窗玻璃和有机玻璃屏幕（我又一次虔诚想地对这屏幕磕头作揖表示感谢），声势浩荡，噼里啪啦地溅到了他那倒霉的朋友电

电眼男肩膀、手臂和大腿上，电眼男像被扣了个尿盆，浑身上下臭气熏天，他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咆哮道：“操你娘的！”

酣畅淋漓，痛快，我喜欢。

亨利舒服地叹了口气，身子往后一倒，又睡着了。

黄金法则第一条：呆在车里纹丝不动，别下车。但是这气味，我要闭气了，我们——电眼男和我忙不迭地跑下车。当站在马路上他看到我的海拔时，不由得满脸诧异，我比他高出半个头。他搓着脸，低声把那头死猪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他的高档外套被糟蹋得花里胡哨，好似上面布满了鹅卵石似的。

“你还好吧？”我故作悻悻之态。

“嘿，听我说，真对不住。”他把手伸到夹克口袋里摸钱包，“我不知道这家伙醉成了这样。他也不好过，老婆离开他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她今天坐货车过来把房子里的东西都搬走了。什么值钱的都拿走了……嗯，你想要多少？”

听完这话，我愤怒全消，我最受不了人家悲情，谁叫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呢。我强忍住悲伤，咬咬牙对电眼男说：“再加二十，还有，把这个衰鬼从我的车里弄出去。”

他把票子递给我。我双手贴在翘臀上，站在一旁看好戏，只见电眼男深吸了一口气，打开了车客座门。门一开，亨利就倒向一边，那吨位差点儿没把树枝似的电眼男撞个人仰马翻。亨利是个大块头，而电眼男看起来像非洲难民似的营养不良。电眼男把双手放到亨利的腋下，使劲地往外拖。有一会儿，亨利一动不动，电眼男喘了口粗气，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这次，亨利看似侧滑了一点点。他的腿撞到了地

板上，那一堆肉明显“重如泰山”，电眼男的膝盖不堪重负，缺钙似的弯曲着，踉踉跄跄，突然，他往后一仰，一下子倒在了马路上，亨利像泰山似的，结结实实地压在他身上，依然睡得像死猪一样。

“操，该死！”

我想逃之夭夭，立即，马上。

“行行好，帮帮忙吧！”电眼男痛苦地呻吟道，他扭动着想从亨利那堆死人肉下抽出身来。他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一个劲地说：“求你了，求你了。”

我寻思着绝情地从他们身上跨过去，一言不发，上车，扬长而去。康拉德酒店为遭遇这种不幸出租车司机提供免费水，我得赶紧上那儿去，把我的橡皮垫拿出来，将车子里面好好洗洗。我顶多休工一个钟头，然后直接回来开工。

但是天哪……那股味儿，真要命。

电眼男好不容易站了起来，他用手扫掉了身上的脏物。亨利依然躺在那儿，将马路当床。“你叫什么名字？”

“凯瑟琳。”

“啊，那个我说，卡特琳，我得把我的朋友扶回去，我一个人搬不动。”

我不想看他。“听我说，这真的不干你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能伸出援手，我会再给你二十英镑。”

我真的不是很缺钱用耶……但是他看起来好绝望啊……再说了，我生来就有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高风亮节……“四十。”

“成交，卡特琳。四十就四十。天哪。你简直是明目张胆地抢钱呐！”

“拜托，我叫凯瑟琳。”我把身子探进臭气熏天的出租车，将我的钱包从座位底下拉出来，吊在手腕上。

我把亨利的右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电眼男扶着他的左手臂。我用左手抓住亨利的右手腕。我的右手臂扶着他的腰来支撑他的身体。我不知道说腰准确与否，他实际上没腰，上面全是肥肉。他足足有一吨重。我们把他沿着斜坡路往豪华的公寓区拖过去。他的意大利皮鞋在水泥地上被拖烂了。他的脑袋挂在胸前，像吊个葫芦似的。我祈祷，万能的主啊，这时候他可千万别再吐了。我们剥下了他的夹克（这是我的主意），因为那上面全是呕吐物，但是即使脱掉了夹克，他依然臭气熏天。电眼男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我们走到了斜坡路的坡顶，迎面有两扇硕大的玻璃门。

“保安会过来帮我们一把的。”电眼男说，但这未免太乐观了点儿。乳白色的大理石门厅里，保安连个鬼影儿都没有。要真有，他瞥见我们踉踉跄跄拼命地架着一个酒鬼走上坡时就躲起来了。我没怪他，谁碰上都会玩儿失踪的。我们在门厅外徘徊了一两分钟，更确切地说是亨利吊在我们身上，我们站在那里，像严重缺钙似的直不起身。当意识到保安要坚决地将失踪进行到底时，我决定我们继续迎难而上。此时电眼男早已汗流成河，我担心要是等再久一点儿，他会把他所承受的那部分亨利的体重一并交给我。

我站稳了左腿，用右脚踢开了其中的一扇门，门晃晃悠悠地开

了。我侧身用右肩顶住门，让它开着，这样我们才能过去。我踢开门时，他差点来了个倒栽葱，我真该事先告诫他。

“卡特琳，你肌肉相当发达啊。”电眼男佩服得五体投地。

“是吗？练出来的。你也该练一练啦。”他的确该练练，瘦不拉几像随风摇曳的柳条。而亨利就，呃……“现在要往哪儿走？”经过前台时我问。我们架着亨利走时，他的皮鞋在光洁照人的地板上留下了一条脏兮兮的拖印。就好像我们夹在中间拖着的是一条巨大无比的灰白色蛞蝓。那味道也和它一样臭烘烘的。

“上十七楼。”

“天哪，十七楼，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别担心，喏，那不是有电梯嘛。”电眼男说着，朝钢铁电梯门那儿点了点头，电梯门被一根大理石柱和一棵巨大无比的橡胶植物半遮掩着，难怪我没看见。我们继续拖着腿走，拼命朝电梯门挪去，那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让人看了笑掉牙，好不容易才到达电梯门口，我们按下了按钮。

把亨利塞进电梯里，活似瘦子劳莱与胖子哈台这对喜剧演员所演的电影里的一幕——他们想把一台笨重的钢琴抬上一段台阶。我们不停地把位置调来又调去，不停地骂爹骂娘。可是在我们背后，亨利的双腿还是有可能被电梯门夹在外面。于是我叫电眼男将亨利这头巨无霸的整个身子倾向我这里，好腾出身子将亨利的腿拉进来。接着我还得吃力地叫他按下十七楼的按钮。他是头猪吗，什么都得我来指挥？

电梯一开动，电眼男就对我的身体素质赞不绝口。“你是我所见识过的女人中体格最健壮的！”

“这只能说你见过的女人还不够多。”

在四楼和五楼之间，电梯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们异常愤怒。我正儿八经地祈祷着，万能的主啊，与这两个笨蛋困在这里，我实在受不了了，还有这股惊世骇俗的恶臭，开开恩吧。而电眼男则在一旁一次次地按十七层的按钮，嘀嘀咕咕的。突然，一个声音像从阴间传出来的：

“贾妮丝，拜托了……带我回家吧，贾妮丝。带我回家吧，亲爱的。”

是那条臭蛞蝓正说梦话呢。但他有点像在念施魔法时所念的阿布拉卡达布拉咒语一样，“芝麻，快开门！”哈哈，还真灵，突然电梯又启动了，载我们一路上到了十七楼。

“贾妮丝是他老婆，”电眼男说完又加了句，“十足的臭婊子。”

电梯门慢慢开了，我们出了电梯进入了一条走廊，一步一步举步维艰。走廊铺上了深蓝色的地毯，墙壁和天花板则粉刷上了同样的深蓝色。不知从哪传来了柔和的米尤扎克交响乐。有五扇白刷刷的大门，上面挂着黄铜铸成的号码牌，此情此景让我不寒而栗。这鬼地方使我心里发毛。所有这些古怪的阔佬们房间的装饰都毫无特色可言：我感觉所有的楼层以及走廊的装饰肯定都是清一色的，全他妈一个样。我的头脑萌生出一个想法，我将来来回回兜圈子、永远逃不出这座大楼了。就像坐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满目的颜色，满耳的呼啸，而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出现的全是这样的楼道。整个相似的楼层以及走廊迷宫般彼此相通，而我只是不停地跑呀跑，歇斯底里地尖叫……

讲得专业点，我患有幽闭恐惧症。我无法待在办公大楼里上班，

无法坐在一排排没尽头的雷同的教室里完成我的中学学业，穿过弯弯曲曲而黑暗的楼梯更是要了我的小命。我尽量避免去大型百货公司和拥挤的地铁站。去医院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去监狱嘛……这个，但愿我们永远都不要进这个难以脱身的人间地狱。

我们停在了其中一扇白门外。电眼男在口袋里翻来翻去找钥匙时，我得辛苦地撑着大胖子亨利。我突然出了一身汗，幽闭恐惧症袭来，它来势汹汹，势不可挡，我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赶紧，别磨磨蹭蹭的。”我累得呲牙咧嘴的，幸亏紧要关头他找着了钥匙并打开了门。

就在电眼男还要在房里摸索电灯开关时，我已经单枪匹马地拖着大胖子亨利穿过开着的房门，一把将他摺在里面的特大号床上。

“别扔在那上面！”电眼男发话了，但当他看到我的脸色时，他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说：“噢，这个，我看我今晚睡客房好了。”他解开了亨利的鞋带，让鞋子松一点儿方便脱下来，然后将鞋丢到地板上。接着他凑近亨利的耳朵大声一吼：“你要敢吐我毯子上，我他妈的将你大卸八块。”

我溜达进起居室，室内装潢奢华无比：从大型落地窗可以眺望到美丽的海港美景，一扇玻璃门通往露台，露台上摆放着木制庭院家具，种着几棵月桂树。起居室地板上铺着精致的米色地毯，摆着一张长沙发和一张套着黄褐色丝绒的扶手椅。书架和橱柜都是玻璃和钢制成的。显而易见，电眼男是个身价不菲的钻石王老五。

我听到拉链的声音，接着听到什么柔软的东西落在地板上的声音。该死，电眼男正毫不避讳地宽衣解带，完全没当我是女人。

“要喝点什么吗？”他在卧室里问我，“我这里应有尽有。”
我怀疑。“不，我还要开车呢。”

“喝一杯没什么大碍，不是吗？”他的声音又传来，“你应当喝一杯。”

我朝前门走去，但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他光着脚丫踩在地毯上。

“凯特丽娜？”

“拜托，我叫凯瑟琳。”

“凯瑟琳这个名字对于你这么一位风情万种的大美人来说实在是太普通了。乌黑的卷发、勾人魂魄的大眼睛……你一定是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之类的吧？”

我筋疲力尽，愤怒地转过身，抑制自己要揍电眼男的冲动，并做好了心理准备要看到他衣裳不整的恶心模样。但回头一看，他穿着一件宽松的黑色T恤和一条旧牛仔裤。

“听着，电眼，现在已经五点四十五分了，我的车上到处都是呕吐物。就此拜别了。”

“克雷格。”他伸出一只手来与我握手，“克雷格·萨默。”他将手伸进口袋里，递给我说好的四十英镑。

“你确定不想喝一杯？”他问，“那样的话你可以在我清洁你的出租车的时候打发一下时间。”他坐下来，穿上一双软旧运动鞋。

“你要干吗？”

他起身打开一个橱柜，“我打赌你是苏格兰人，对吗？我这儿有一瓶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

“你要帮我洗车？”

“当然。如果亨利现在能行的话我会让他去，但照现在的情况看，只能由我代劳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了。”

“真的不……”

“我坚持。要加冰块吗？”

“不，谢谢，我喝纯的。”我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他递给我一杯威士忌。这是独特的上好麦芽威士忌，甚至我还没将它凑近唇边，就已经闻到那沁人心脾的芳香了。电眼男在厨房里弄得乒乒乓乓，我开始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我不确定他的义举算不算“骑士风范”，但这肯定可以算得上是“绅士风度”。我喜欢男人身上有一点点绅士风度，现在这样的男人堪比古董，越发稀罕了。

他拿着两个桶，一只拖把和一块旧抹布出现了。他向我要车钥匙，我犹豫着要不要相信他。毕竟，他信任我，肯放我单独待在他房里。“需要的话，门厅的厕所里有热水，”他说，“往后退一点。”我乖乖地给他让道，他带着清洁工具出了门，俨然一个清洁女工。

十五分钟过去了，我还是一个人待在电眼男房里。确切地说，除了亨利外，我是一个人。如果他还能算得上是个人，我只能远远地听到他的鼾声和奇怪的呻吟声，他偶尔还会呢喃：“为什么，贾妮丝，为什么？”

我闲来无事四处看，现在正看着玻璃书架上的书：一堆犯罪小说。电眼男喜欢钱德勒、艾尔罗伊·帕特里夏·康沃尔、伊恩·兰金，甚至阿加莎·克里斯蒂。他还有一个叫“爱情度量器”的玩意儿，是七十年代的装饰品，相当俗气——一根弯曲的玻璃管连接着两